

# 懸崖之上--矛盾與選擇

陳品好/國立清華大學/科管院一年級

108 學年夏季學院選修課程：科技倫理

## 抉擇

如果今天手中有一把槍，射死一個人可以救另外五個人，你會如何選擇？如果五個人中有自己的家人或熟識的人，是否會影響你的決定？

八月的盛夏，走在椰林大道上，早晨的陽光還不算太刺眼。光影隨風晃動抹去了清晰的界線，恍然如平行交錯重重疊疊的時空，帶著我步入兩難與矛盾的懸崖之上。我們的每個決定組成未來，而什麼樣的機率碰上機率所帶來的結果是很難預測的。

## 立場

起初選科技倫理這堂課的時候，還以為應該只是一堂教條式介紹科技相關倫理與法規的課。課程開始後才發現這堂課其實比我想像的還要有趣許多，很多的問題與討論也和我以前在辯論社時研究的很相似。第一個章節的一開始，很著名的「電車問題」就出現了：軌道的一邊綁著一個人，另一邊綁著五個人，如果你是列車長，在列車無法停止且沒有外界因素的情況下，會如何選擇？當時閃過腦海的第一個想法是：幸好我不是列車長。但要是我哪天碰上類似的情況該怎麼辦？從數量上來看，五好像是大於一的，然而那個時候幾個問題在我腦海中浮現：面對生命，一真的小於五嗎？如果我是鐵軌上的那一個人，我會怎麼想？這其實就像數學上的無窮，到底能不能比大小？我像是站在高塔之上，不能向上，卻也下不來，不管選哪一個好像都不對。這，就是兩難。

接下來我們開始從很多不同的立場來看待這類問題，賽局理論、經濟學、倫理學、.....，從中我們卻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答案。賽局理論得到的納許平衡未必落在最佳的位置，而經濟學和倫理學教導我們的往往會衝突。那個時候我真實的體驗到，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問題沒有答案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，站在不同出發點而產生的不同的意見。衝突或許是必然，但當我們靜下來去傾聽，嘗試去了解跟包容不同立場的人，好像就能找到一個彼此都比較能接受的平衡，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紛爭。

正義該怎麼去定義，其實是很難的。

記得幾年前學校的課堂裡老師曾經問過我們一個問題：「現在有一個孩子跟一幅價值百萬的世界名畫在一棟著火的屋子裡。如果只能救一個，你會怎麼選擇？」

當時我們都以為是在「金錢誘惑」與「道德良知」之間做選擇，於是每個人都快速且理所當然的選擇救孩子。

然而老師搖搖頭，說：「那你們有沒有想過，把名畫救出賣錢，或許救的就不只是一個小孩，或許不僅僅能幫助一群孩子，他們長大後可能帶給世界更大的助益，造福更多的人。」

這時有人就提問了：「難道要對那個孩子見死不救嗎？」

老師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：「不救孩子固然是不好的，但要是今天救了他，他長大後去做很多不利社會的事情呢？那時你又會怎麼想？當然，沒有那麼多的如果，我們做的每個選擇也沒有對錯，只是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會有不同的發展而已，而這樣的發展可以很好，也可以很壞。」

課程尾聲的「世界咖啡館」活動中，我們與來自不同學校、不同領域、不同年齡的人分組討論議題。宛如世界各地不同品種的咖啡豆，個個沖泡出別緻的風味。在討論的過程中，也能慢慢去理解和認同與自己相異的看法。去瞭解從不同年紀、不同領域的立場出發所看到的議題面向是什麼，會在乎或考慮的因素又是什麼。自己對於許多議題其實也沒有明確的支持或反對，畢竟沒有一個決策是完美的，我們沒有辦法同時滿足所有的人。但我認為透過討論和嘗試去理解，更能理解每個人的訴求，而不是一味地只從自己的立場去批評別人。如果每個人都能多一點耐心去傾聽、多一點理解和包容，相信世界會更好吧！那一天的「世界咖啡館」真的很像咖啡，在自己的立場上渲染了別的豆子的風味，融合了理解與重新審視的牛奶成一杯最濃郁的拿鐵。

## 後記

課程結束後，我撐著陽傘站在樓下的小路中央。中午的艷陽慵懶的鋪在柏油路上，那樣的平靜卻隱隱透著壓迫。路上的行人匆匆走過，目光總是向前，我看著他們靠近、擦身而過、最後遠離。我試著去猜想他們有著什麼樣的故事，遇上電車問題會有什麼樣的想法，面對兩難時會選擇犧牲奉獻還是背叛來取得某方面最大的利益。我想從每一個擦身而過的人身上看到一點什麼，最後去拼湊出一個合理的答案。過了許久，我仍舊沒有結論。

我想，有沒有答案這時已不太重要。如果真的站到了懸崖之上，那也不用刻意去改變什麼，如果朝陽從雲霧繚繞的山谷縫隙間隱隱約約的竄出，那就安靜的等待破曉陽光透過露珠四散的光芒；如果腳下的岩石崩解，那就緊緊抓住最後一絲機會，哪怕是一株小草也好，或放手，至少這時還有風與你為伍。站在懸崖之上，沒有對與錯，沒有批判和流言蜚語，只有自己心裡的声音還有自己的選擇！